

結語

Rosovsky 在其 The University 第六章，「一般博雅教育目的」中有如下一段的結語。

「博雅教育是成為一個卓越的專業人 (professional) 的先決要件。當找一位專業人幫忙，一般人都希望他有充分的專業知識與技能。舉例說，病人希望醫師對科學與疾病有完整的知識；涉案人則期望律師對過去的重大案件有深入的瞭解，對法律程序瞭如指掌；學者不但對自己本行的知識要廣博，對本行學域現況與將來的趨勢要有掌握。但要成為專業人，光有上述這些專業知識還嫌不足。一個理想的專業人不應該是單純的技術專家 (technocrat)，他應該是具有謙虛、人性與幽默的專業權威。例如說，我個人希望我的律師與醫師是真正能體念別人，對病人有關愛、悲憫與正義，對病人的歡樂、死亡，宗教有所瞭解的人。我更期望醫師對科學能有清楚的認知。**我認為這些特質對醫師或律師來說，比起對一種尖端新藥的藥效，或最近大案子的判決的來龍去脈的瞭解還來得重要**，因為在這 e 時代，新知識隨時隨地可以由電腦或媒體擷取，但對別人的關懷與瞭解卻無法向電腦請教¹⁷」。

強身為強國之本。很多國人心裡都明瞭病人的權益在我國受到很少的照顧。撰此白皮書之目的在全面檢討國內醫學教育之缺失，**撰寫之際始終秉持一個不渝的理念：醫療的權益不在醫師，亦不在醫學生，而在病人。醫學生只有一個權益可言，那就是：為成為良醫，得到最好最嚴謹的醫學教育。**

在另一方面，二十一世紀是不尋常的生物科技世紀。生物技術的日新月異，胚胎以及幹細胞研究的進展，複製技術的成熟，基因治療的實現，正在改變醫學與社會倫理的外貌。生命正有了新的意義，這

¹⁷ Resovoky：請參考第 17 頁

些急遽的變化將需要我們對新的醫學倫理有新的思維。倫理與社會是動態的，科學日新月異，思考力也不能落在其後。醫學教育的改革必須人文與科學兼顧，才能為國家培育具有正確的生命價值觀的健康保衛者。

各國社會皆喜歡對同類學府評分排名，各校水準高低是難免的現象。醫教會卻熱望國內各校的醫學教育品質能普遍地提升，不是一兩校稍夠水準，即以此自喜。醫教會認為每年一千多位畢業的醫學生不致因畢業的學校不同而水準有明顯的差異。做到這點，則台灣居民無分男女老幼，在平地或在深山，在都市或在僻村，皆有品質不相上下的醫師來照料。如果達到這個目標，政府才能算是善盡了為民服務的責任，因為健康是基本人權，而人權的保護，不能失去普遍性。